

原本聊齋誌異
三

原本加批聊齋志異卷五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狐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尙不能掇一片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詰其姓氏，女自言實狐，但不爲君崇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臥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恒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願一覩仙容，萬白於狐，狐謂客曰：「見我何爲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嚶嚶在目前，四顧即又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俳謔，固請見，且謂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吝容華，徒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爲高曾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爲狐，請與客言。」狐典頗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崇行客，客知之，相

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卽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羣鼠出於牀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細么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爲之粲然。孫曰。旣不賜見。我輩留宿。宜勿去。阻其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迂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卽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羣戲呼爲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爲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

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嘗得聞。狐字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闋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爲羣吠所亂。請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乃臣所聞。舉座又大笑。衆知不敵。乃相約後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狐笑曰。我有之矣。衆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鼈也得言。龜也得言。四座無不絕倒。孫大恚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明旦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恢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葦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

題妙於恂恍
不可解文妙
移於確鑿不可

往叩關，一蒼頭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媼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婭，遂宿焉。狐早詣曰：「我遽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考城隍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

於妍麗中見
慘淡的是陰
司寫生之句

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
一帝王像者即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
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
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
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
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
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
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
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略耳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爲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苦室中蜚蟲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食
後偃息在牀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鞵有鷹如

蠅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駛。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螳，又俄頃，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輩。鷹亦數百臂，犬亦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搜噬蝨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僞睡，睨之。鷹集犬竄於其身，旣而一黃衣人著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駟葦箴間，從騎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紛如撒菽，烟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歷在目，駭詫不知所由。躡履外窺，渺無蹟響，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壁磚上遺一細犬，公急捉之，且馴置硯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顆，一嗅輒棄去，躍登牀榻，尋衣縫齧殺蠟蝨，旋復來伏臥。逾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臥則登牀簀，遇蟲輒噉斃，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拱壁。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於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視之，已匾而死，如紙翦成者然。然自是蜚蟲無噍類矣。

附錄池北偶談一則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嘗晝臥，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鷹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犬如巨蠃，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皆至，星旄雲罕，繽紛絡繹，分左右，孟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噍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掘出之，一朱衣人下輦坐，楊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烟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徬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臥則伏枕畔，見蠅蚋，齧去之。

辛十四娘

如此長篇無
一問句臃字
而又色色精
采真好手筆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味爽偶行，遇一少女著紅帔，容色娟好，從小奚奴，躡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驢於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鋪毯，徬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

伏後倒素蕪中驢子吃艸

內聞鉤動羣
立愕顧望見
生入遍室張
皇四句本自
緊接然內見
生入之時即
生見紅衣之
時作兩番寫
便已遲鈍妙

偶來古剎欲一瞻仰。翁何至此。翁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寵降，伏後、牽、簾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葳蕤，入其室，則簾幌牀幙，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臺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荆人生，即索筆爲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爲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牽幕入，隱約三數語，即趨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與唄噓，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旨。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命任之。荆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宛然醉態祇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嚶嚶膩語。生乘醉攀簾曰：伉儷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鉤動，羣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鬟亭亭拈帶望見生入，遍室張皇。辛怒，命數人摔生出，酒愈湧上，倒葳蕤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著體臥移時，聽驢子猶齧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蹌而行。夜色驅之也、憐之也

卽於四句之中夾入果有紅衣十三個字遂使外面兩隻眼與裏面數十隻眼一齊兩相注射好看煞人

忽撰出一往
事間文點綴
彌覺韵致前
段倉皇處倉

如。又。入。惡。夢。迷悶。誤入。澗谷。狼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

入。夢。筆。墨。間。真。覺。狐。驅。鬼。使。

明滅。疑心。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搥門。內有問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鵠埃。忽聞振管關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鐘漏並歇。殘年向盡。骨肉之間。殊所乖闊。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嫗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膽力自矜。詔。遂二歷陳所遇。嫗笑曰。此大好事。況甥名士。殊不玷於姻婭。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爲婉致之。生稱謝唯唯。嫗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人曰。此是十四娘。三日間。曾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卻。嫗笑曰。是非刻蓮瓣。爲高履。實以香屑蒙紗而。

皇煞人此段
幽閑處幽閑
煞人

生之旋見甚
捷而女之回
首甚遲都各
有神理

到此方知其
故便是夢憶
漢然到此能
知其故猶算
聰明人

許其歸而仍
拔花為訂盟
之物一收一
放絕妙作用

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嫗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即謂
青衣曰：可遣小鬟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
紅衣娘子望嫗俯拜。嫗曳之曰：後為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娉娉而立。
紅袖低垂，華靈、入、細、嫗理其鬢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閒來只
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嫗曰：此吾甥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
谿谷？女俛首無語。嫗曰：我喚汝非他，欲為我甥作伐耳。女默默而已。嫗命掃榻展
綉褥，即為合卺。女覲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嫗曰：我為汝作冰，有何舛謬？女曰：那君
之命，父母當不敢違。然如此草草，婢子好即死，不敢奉命。嫗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
真吾甥婦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朶，付生收之。命歸家，消吉，以良辰為定。乃使青
衣送女去。聽遠雞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歛一回頭顧，則村舍已失。但見
松楸濃黑，蓬顆蔽冢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為薛尚書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
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漫消吉以待之，而心恐鬼約。

鬼狐並於中
幅點明文法
別又與他篇迥

補註前文修
婢子禮四字

了薛郡君結
過前半

另起可分作
兩篇讀

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問之居人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頃之門外譁然跣屣出窺

則繡幃已駐于庭雙鬟扶女坐青廬中妝奩亦無長物惟兩長鬢奴扛一撲滿大

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

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靈

修翌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爲賀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視之曰

此郡君物也邑有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餽遺爲饌

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

睛而鷹準伏案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諾之翌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作

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懽而散生歸笑述於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

子不聽吾言將及於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諛噓前鄰漸釋會提學試公子

第一公子沾沾自喜走伴來邀生飲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爲公子初度客從滿

十四娘聖賢也

已遲矣然猶可幸而獲免

通真史漢

堂列筵甚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歎賞，酒數行，樂奏作於堂，鼓吹儵傳，賓主樂甚。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畧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於今，尙含。蓄。越。刻。毒。以爲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忿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儇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爲人勤儉灑脫，日以裋織爲事，時自歸甯，未嘗踰夜。又時出金泉作生計，日有贏餘。照、顧、細、密。輒投撲滿，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翌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爇不以聞。翌日出弔於城，遇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閹人挽轡擁之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夙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爲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頽臥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妒，婢妾不

突如其來妙
驚天動地猶
妙

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爲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銜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牀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臥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繼絆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蹙之不動而殭，大駭，出門怪呼，廝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闢。公子出驗之，誣生逼奸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潜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生見府尹無理可伸，朝夕撈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覩，歸家咨惋。直似、更、無、別、策、妙只一句△使△人△莫測妙。遽遣婢子去，獨居數日，又託媒媼購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愛異於羣小。生認誤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婢不。到。放。也。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躁動，晝去夕來，無停履。每於寂所，於邑悲哀，至損眠食。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翌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落置之。家人

文莫妙於逆
若此事先叙
於前則讀去
毫無神采矣

讀至此方知
起手正德間
四字都非泛
設

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臺革爵。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

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探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

何其速也。

我亦急欲聞之。

生立釋甯家。歸見闌中人。泣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

達上聽。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赴燕都。欲達宮闈。爲

點晴。

生陳冤。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懼悞事。方欲歸謀。忽

聞天子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僞作流妓。上至勾闌。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

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妾原籍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

勾闌中。上慘然。賜金百兩。臨行細問顛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

此所以得歸也。

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撫也。上頷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拜。淚皆雙焚。居無

前云晝去夕來。無停履。卽此故。

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爲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

也。

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愬。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爲君畜良偶。可從此

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祿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

生大進德

婢亦大俠

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嫗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爲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食飲羸臥闔闔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坦欲絕即以婢賜金爲營齋葬數日婢亦去遂以祿兒爲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陬撲滿者細密如是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不知尙在否近臨之則鼓具鹽盜羅列殆滿頭頭置主箸探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驪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冤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於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於當世耶可懼哉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師之某

一日將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力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鼓，師不至，儼然而殆。就牀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旣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尙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爲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父回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陰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父告之邑宰，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達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盞，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卻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旣殺吾妻，是須吾子。」